

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香港) 汤世平 著

殊途

作家出版社

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殊途

(香港)
汤世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殊途/汤世平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063-4218-6

I.殊… II.汤…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07209号

殊 途

作 者: 汤世平

责任编辑: 思 跃

封面设计: 梦 瑶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2.56

印数: 1-1000册

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4218-6

定价: 28.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何必成败论英雄(自序)

多年前曾出版过一本小说,是请“湖南文学”李慕贤老师写的序言。当时和文坛的朋友尚有些联系,慕贤老师没有难为我这张老脸,大笔一挥,一篇妙文使拙作增色不少。

如今我独自蜗居在香港屯门的公屋。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甚至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因为我至今尚未学会讲广东话)。因此这篇小序,只好由自己勉为其难。

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己坎坷的人生,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但最终付诸现实,还是缘于一位相识不深的老先生突然离世。有关老先生离世的详情,我在正文中将会详尽叙述。

回首往事,我也曾无数次拼搏,几乎干过七十三种行业。在江湖中走南闯北,浪迹天涯,最后居然闯进了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香港。

我曾经有过两次名正言顺的婚姻,两次没有婚姻却是刻骨铭心的爱,最后还续上一段既无婚姻又无爱的尾巴。可到头来仍然形单影只,曾经拥有战胜了天长地久。

很多千载难逢的机遇曾向我投以青睐,我有过短暂的辉煌,有过片刻的腾达,顶峰时也曾受到很多人的吹捧。

但所有这些机遇,都没有与我长期相处的耐心,往往稍事

停留又移情别恋，临去时还会带走些什么，让我重新留在谷底，眼睁睁望着渐远渐逝的烟云。

当初一块打天下的兄弟，有的高官厚禄，有的腰缠万贯，我却被命运折磨得一事无成。可那些硕果累累的兄弟偏偏都先我而去，唯独将我留在尘世间丢人现眼……

既然是文学方式，当然记录中有生活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特别是书中叙述的两位结拜兄弟，几段爱恨情仇的主角。他们的故事有的是摘录，有的是合并，有的还是毫无根据的杜撰，没有一个完全真实的人物。

所以特别恳请身边的亲朋戚友，将来如果有机会读到这些，千万不可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引来不必要的纠纷。

年轻时虽蒙湖南省作协错爱，浪得作家虚名，然本身才学与之相距十万八千里，每当深夜梦回，常常汗颜不已。因此提起笔来往力不从心，也一并请诸君见谅。

自古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殊不知在拼命搏杀的队伍中，还有大批无法成为王侯，又没有沦为贼寇的无名小卒。这些人付出同样甚至更多的代价，却始终无法名垂千古或遗臭万年。浩瀚的历史记载和文学作品中，何曾见过有关此等人的只言片语。

悲乎！本人即是大批无名小卒之中，普通而又普通的一员，却斗胆想为自己也呐喊几声……

汤世平于香港屯门

2008年5月

目 录

何必成败论英雄(自序)	1
第一章 人之初	1
第二章 性本恶	19
第三章 小学生涯	38
第四章 本命年,红腰带	57
第五章 义结金兰	76
第六章 福兮祸所包	93
第七章 另册见闻	109
第八章 初尝禁果	128
第九章 文革姻缘	148
第十章 广阔天地	165
第十一章 江湖风险	182
第十二章 围城内外	200
第十三章 黄金路上觅黄金	219

第十四章	个体辉煌	238
第十五章	梅开二度	255
第十六章	外婆桥的梦	273
第十七章	天堂行	289
第十八章	梦醒时分	307
第十九章	鹊桥奇遇	325
第二十章	一语成谶	337
第二十一章	殊途同归	352
第二十二章	考妣之丧	367
第二十三章	可悲的圆圈	384
后 记		401

第一章 人之初

“阿弥陀佛！真是观音菩萨显灵，指引贵人投胎，八十斤的细鸡婆居然生出八斤重的大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说话的是个女人，双手合十高颂佛号，一边表示满怀感激，一边让芸芸众生共同领会佛光普照佛法无边。

但这番话听起来似乎又有些不伦不类，既然是菩萨显灵指引下凡的贵人，怎么会在投胎时瞎闯轮回之道，居然变成鸡蛋搅乱阎王爷的法度。

虽然古来好像也有这样的先例，掌管八万水师的天蓬元帅，当年就是一头扎进母猪肚腹。那位长嘴大耳的猪神仙，初时占山为王强抢民女，但最终还是修成正果重返天庭。如今冷不防冒出个鸡首人身的怪胎，如果再弄出些高老庄矮老庄的故事，又找不到降妖捉怪的大圣爷爷，岂不会天下大乱。

然而诸位尽可放心，这女人说的是一句玩笑的话。八十斤的并非细鸡婆，八斤重的也不是大蛋。不过是说八十斤的瘦母亲居然生出八斤重的胖小子，这八斤重的胖小子正是区区在下。此时正躺在一个冰凉的物件上，虽然不足一尺来长，却还是有头有脸，手脚俱全，完全是人的模样，与鸡婆和鸡蛋毫无关系。

“天见可怜，自从日本鬼子打进来，中国人生的子女都越来

越瘦,这几个月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八斤重的。”一个被大家称为护士长的老女人,将我从冰凉的秤盘上抱下来,再次报出八斤的重量。随后提起我的小手小脚,放在一个装满温水的瓷盆中翻动,像厨师清洗一条活鱼。

“说起来还真有点怪,这几天出生的都是女仔,独他一个有鸡鸡。看来这小鬼艳福不浅,少小人花丛,肯定是阎王爷打发到阳世上来讨风流债的。”老女人抚弄着我两腿之间的东西打趣地说笑,还捏着那玩意儿搓揉了几下,使我有种麻麻酥酥很想尿尿的感觉。

她的话更使我心有成竹,知道自己肯定没有落入左道旁门,没有违背阎王爷的御旨。不过也实在想不起阎王爷还有何差遣,要我来讨什么风流债。但对那个开国际玩笑,把我们母子比成鸡婆和鸡蛋的人,还是有些愤怒。

老女人在温水中折腾了好一阵,才把我提起来揩抹干净,摆在一块红花夹被上熟练的包扎,最后扎成方方正正的包裹,让人只能看到粉嘟嘟的小脸和毛茸茸的脑袋。一个年纪不是很大,但也不是很小的女人接住包裹,又特意在红花被外面,从上到下系了六道红绳。

“巧凤妹子,快去向老太太讨喜钱,告诉她是传宗接代的长孙,多亏了细鸡婆,居然能生出八斤重的大蛋……阿弥陀佛!六六大顺……”年纪不是很大,但也不是很小的女人,一边念佛一边向身边的胖丫头发号施令,原来开玩笑的人竟然是她。

“我说太像了,真的是太像了,你看这嘴巴,这鼻子,特别这双眼睛,简直和家驹小时候一模一样……后脑壳上居然也有两个旋涡,也是一边一个,将来肯定和家驹一样聪明过人……”这女人将我搂在怀中,对露在红包裹外面的小脑袋,一边品评一边称赞,像是抱着举世无双的奇珍异宝。

“我说只怕还会胜过家驹,你看这两个旋涡,硬是比家驹的

圆得多……”她边说边把我递给躺在床上的年轻女人，刚送到半途又马上缩回，似乎在研究过程中又有新的发现。床上的女人也伸出双手，可是并没有将我接到。

我不明白这个年纪不是很大但也不是很小的女人，怎么老爱说些难以理解的话。人的一生成就，真会和头上的旋涡有关？但听她振振有词，我不禁半信半疑，便使劲晃动脑袋，想看看这决定命运的东西，到底长得什么模样。

可惜周身上下被红花被裹住，露出的小脸只能看见晃动的红云，其实即算没有红云的包围，我也无法看到后脑壳上的东西。周边的人都忙于各自的工作，没有谁理解我的烦恼。最终我只好用大声啼哭来发泄怨恨。

“哦哦……细毛不哭，细毛乖……细毛要吃奶奶……伯伯喂细毛……”年纪不是很大但也不是很小的女人，一边用手拍着红花包裹，一边说出“细毛”和“伯伯”这几个字。顺理成章，“细毛”和“伯伯”便成了我们双方的名字。

自称伯伯的女人空出手来，从身边的温水瓷盆中拿出一只瓶子，用毛巾将瓶上的水珠揩抹干净，准确无误地塞进我口中。我忙碌了一阵，逐渐发觉有些不对，这玩意好像不是投胎做人应该享受的基本待遇。

于是我一边在红花被里挣扎哭闹，一边歪着小脑袋左右摇摆，想吐出口中的东西。然而我的反抗，终究抵挡不住自称伯伯的女人，加上旁边帮忙的白衣服。

等到玻璃瓶里的东西全都流进我口中，伯伯才把红花被轻轻拢了一下，举起小包裹让床上的年轻女人观看。这回伯伯似乎想到了什么，居然和床上的女人隔开三尺距离，没有将我送到她手上。床上女人的双手也缩进了被单，还将被单拉上来盖住嘴巴和鼻子。

“你真是有功之臣，想不到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居然能生出

八斤重的儿子，总算是祖宗有德，菩萨显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伯伯又开始念佛，虽然从她的唠叨中，听不明白我的出生究竟是谁的功劳，总算明白了躺在床上的是我母亲。

因为面对面距离不远，我才看清了白被单下疲惫不堪的形象。两只大得出奇的眼睛，几乎占据了娃娃脸上半壁河山，给人一种瘦得可怜的感觉。无论谁见了都会怀疑，白被单下瘦小的身躯能生出胖乎乎的我。

“……二姐，你说有八斤重，真有八斤重……我记得家驹是七斤二两，他爷爷才六斤半……唉！八斤重的儿子也算对得起你们唐家的祖宗……”母亲说话时有气无力，还是得意的嘘了一口长气，像登山运动员终于站到了珠穆朗玛的顶峰。

“二姐……家驹临走时交待，你们家的族谱排行到了世字辈。如果生下男孩就叫世文……唉！如今天下大乱刀兵四起，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盼到世界文明……”

“世文……世文，好名字……我家细毛有名字了，我家细毛叫世文……只要我家细毛出世，天下就会太平，世界就会文明……”伯伯高兴的轻轻拍着红花包裹，为肩负天下重任的我而自豪。

床上的女人已经证实是我母亲，被母亲称为二姐的是父亲的姐姐，按理说应该是我姑姑。奇怪的是她和母亲都是女人，却口口声声是我伯伯。我躺在她怀中瞪着乌黑的小眼睛，滴溜溜转了几十个圈，也没有找出其中的奥妙。

不过自称伯伯的女人，虽然和我开了一次国际玩笑，虽然让我无法看见后脑壳上的旋涡，虽然逼我吞进奇怪的东西，可我对她一点也不反感，还有种天生的亲近和依恋。我不禁有些疑惑，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

接受命令去讨赏的胖丫头巧凤，是当地贺姓人家的女儿，专

门雇来准备带我的佣人。这姑娘十五六岁，浑身圆滚滚像只皮球，傻乎乎的一点也不灵巧，根本无法与传说中的凤凰相提并论。

然而我一生当中，巧凤是第一个和我肌肤相亲的女人，我的童年没有一天离开过她的前胸后背。刚刚解除红花被的束缚，便整天伸出小手，将她胸前的两团肥肉摸摸捏捏。每当我使劲揪住肥肉上的葡萄，或者用嘴巴在她怀中乱拱，巧凤痛得呲牙咧嘴，总是边笑边骂鬼崽子从小就不正经。

我出生的那块地方，是湖南省安化县一个叫东坪的小镇。群山环抱中有条小河流过，处处山清水秀，绿树成荫，是典型的世外桃源。原本不过几千口人，三五十家店铺，祖祖辈辈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日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邻国的东洋人举着血红的太阳旗，闯过山海关在中华大地横冲直撞。面对张牙舞爪的邻居，同胞们惹不起躲得起，于是随着后撤的国民政府，“逃难”成了唯一的措施，人们纷纷躲进深山老林逃避灾祸。

大山环抱的东坪镇突然兴旺起来，从省城迁来各种大大小小的机关店铺，居然成了战时少有的繁荣之处。因而国难当头之日，我有幸免遭战火之灾，还能在一家省立医院，享受由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接生的优待。

我能降生在这个普通家庭，有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除了十月怀胎的母亲，另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时都没有出场。两个人物中理所当然有我父亲，没有他捐出生命的物种，六道轮回中的我，手捧阎王爷的御旨也找不到落脚之处。

此时父亲没有在我身边，正远在千里之外，俯身于滇桂边境简陋的办公室里，专心专意拨弄着算盘。虽然谁也不知一次两次计算的结果代表什么，但他依然做得一丝不苟。不过父亲心中还藏着另一块算盘，比桌子上摆放的沉重得多。他时刻用那块算

盘,一天两天一月两月,精心计算我应该出生的时刻……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父亲的母亲,拐着一双比三寸金莲稍大些的小脚女人,我应该叫祖母的老太太。读者也许有些奇怪,我降生的关键应当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了双亲大人的精血,便可以大大方方登门入室,为何还会有老祖母位列其中?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也的确是桩稀罕的事。

当时的炎黄子孙,与两位姓马的大人物无缘相识。谁都没有听过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进化的高论,也没有看过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的宏文,脑海中根本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成亲后都会迫不及待,接二连三完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似乎不弄出一大堆子女便是愧对先人。然而我家却只有本人这根独苗,此中的因果由来不得不先向诸君介绍。

我父亲祖籍湖南,出身在贫寒的书香世家,追溯三代以上都与做官无缘。特别轮到我祖父更是时运不济,年轻时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考中秀才,正满怀信心准备参加乡试,偏偏遇上朝廷废除科举。再过几年宣统皇帝逊位,前清秀才更被视为过时之物,祖父为求五斗米的俸禄,只好到一个小衙门充任幕僚,帮长官写些等因奉此的公文。

那年秋天,祖父突然患了重病,被一乘小轿抬回来,到家时已经奄奄一息卧床不起。身边的三个儿女中,大女儿十六岁,二女儿十三岁,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当时只有九岁。

三个儿女当中,祖父最喜欢我二姑,其实祖父也说不出什么原因,更不是二姑有特别的过人之处。论姿色原本与大姑差不多,论聪明可远不及我父亲,她一天到晚,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看起来也就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小姐。但祖父总觉得就在这平凡和普通中,隐藏着一种让人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

祖父在家里病了三个月,全靠祖母和大姑忙于刺绣,赚取微薄的工钱维持生计,父亲还是去学堂里读书,只有二姑每天做完

家务,能抽空陪伴在他身边端茶递水。每当那样的时刻,父女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最后祖父花光家中的积蓄,还留下一堆债务,终于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一家人围在床边,祖父一双无神的眼睛凝视着二姑,口中吐出低微的声音。二姑凑到他嘴边才勉强听出:“孩子……你答应过我……你……答应过……”

当时二姑终究还是个孩子,自己也不知曾经答应过什么。祖父既然说出这番话,肯定是对二姑寄予厚望。

三十多岁的祖母原本在家相夫教子,带着三个儿女,依靠丈夫的薪俸维持生活。一夜之间突然守寡,正如倒下了顶梁大柱,顿时衣食无着。不少好心人纷纷劝说,趁着现在年轻赶紧改嫁,或许还能为自己挣个安稳的后半生。基于祖母尚有几分姿色,居然不时有媒婆上门来提亲。

祖母悲哀了一阵,最后含泪谢绝上门的三姑六婆,召集儿女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对家庭成员进行分工。她决定自己和大姑专心刺绣,挣钱维持生计,父亲继续读书,二姑分配的任务却是料理家务。

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奠定了二姑在我家的地位和职务。二姑的家务料理一做便是十多年,一直做到大姑出嫁,做到父亲结婚,再做到安化东坪乡下,迎接我来到人世。从十三岁的小姐做到三十多岁的老姑娘……

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随着祖父突然辞世,儿女们同时向祖母表态服从安排,连九岁的父亲也不例外,表示一定要好好读书继承书香门第。祖母悲凉的脸上,才开始云消雨散露出一抹阳光。于是率领子女跪在丈夫灵前,生是丈夫家的人,死是丈夫家的鬼,决不能断送丈夫家历代相传的文风……

祖母的决策应该是做过可行性调研,当时在湖南执政的督军,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却偏爱附庸风雅,特别喜欢做工精

美的湘绣。家中所有的物品,无一不是飞针走线描龙绣凤。上有所好则下者甚焉,刹时官场上人人仿效,形成一种争购绣品的风潮,使省城的绣品市场十分红火。

祖母从小习得一手刺绣,绣出来的东西惟妙惟肖,出嫁后也常以此为乐。大姑每天耳濡目染,也领略了其中之精华。祖母看准良机,领着女儿在家中撑起一间绣庄。过硬的手艺使生意逐渐兴隆,订货的人日渐增多,有时碰到大的客户,二姑也要上阵帮忙才能按时交货。没日没夜换来的银元,让父亲乘着督军酷爱湘绣的北风继续读书。

可惜后来不学无术的督军被驱逐出湘。树倒猢猻散,门下的幕僚宾客也随之烟消云散。新来的长官另有所好,趋炎附势之辈随即改弦更张。好不容易捱到父亲高中毕业,湘绣行情一落千丈,昔时兴旺的绣庄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祖母曾经对天盟誓,千辛万苦也要让父亲读完大学。可如今每天坐在煤油灯下,数着为数不多的铜板,连生计都成问题,虽然守寡的决心不变,儿子继续深造却谈何容易。父亲也惶惶不安,既不忍心看到祖母被油灯熏得老眼昏花,又不忍心看到大姐被花针刺得伤痕累累,思前想后终于决定自己来担起家庭重担。

“妈,我考上了书记,省教育厅的书记……”一天下午,父亲兴冲冲的破门而入,将一张录用通知递到祖母眼前。原来他居然凭借从小坚持的书法功底,用一手整洁娟秀的小楷,赢得省教育厅考官的赏识被破格录用。

祖母仔细看过录用通知,知道仅有高中学历的儿子能够到省府机关任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事,同时也深知刺绣行业已经日暮途穷,无可奈何长叹一声。刚满十八岁的父亲,从此就在教育厅开始了书记生涯。

读者诸君请勿误解,当年书记这个职称,虽然与解放后所有一把手的官名相似,但两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未有打字机

等先进工具,抄写全靠人手,顾名思义,书记的任务便是书写信札记录批文。

父亲整日坐在办公桌边从事单调的书写工作,磨秃了无数支毛笔,蝇头小楷更练得出神入化,写在纸上的字端庄秀丽,不管谁见了都赞不绝口。

有一天,心血来潮的王厅长下机关视察,王厅长进来时,职员赶紧站起来迎接,一个个点头哈腰将身子弯成煮熟的大虾。父亲正背对房门,伏案抄录一份公文,王厅长悄悄来到身后,突然伸手抓住父亲移动的笔杆,用力向上一提,谁知这一提竟然没有将细细的笔杆提动半分……

“好!好!好!功力不错。”酷爱书法也酷爱人才的长官一连叫了好几个好字,慌得满屋的下属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有父亲处变不惊,继续握紧手中的笔,只到完成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王厅长拿过父亲书写的公文,更被娟秀的字体吸住,他用欣赏的目光浏览一遍,随后又称赞握笔的腕力。

高兴之余,王厅长还命人铺开纸笔,随口吟出几副对联要父亲书写。父亲不敢推辞,连忙按照上司的吩咐完成了任务。王厅长看后连连叫好,还不断述说字品即人品的道理,最后忍不住自己也脱下外衣,拿起笔来写了一幅中堂。

王厅长忙了一阵,又向陪同的贺处长询问一番,便领着前呼后拥的人群离去。同事们纷纷过来祝贺,肯定父亲必定鸿运当头,平步青云指日可待。父亲虽不以为然,可心中还是沾沾自喜,最后敌不过大家一齐起哄,硬是在“秘香居”请了一回小客,破费了几文钱钞。

第二天果如众人所说,父亲得到王厅长格外提拔,从书记提升为主任科员,负责办公室的秘书工作。父亲高兴得手足无措。回家报喜时,祖母正在绣一幅红梅报春的图案,听到这消息也猛然一惊,左手被绣花针刺破,一滴鲜血在白绫上弄污了即将完工

的被面,最后还是大姑灵机一动,在滴血的地方加绣一朵红梅才遮掩过去。

不久王厅长再次施恩,又送父亲去上海有名的立信会计学校进修。二年后学成归来,立时走马上任省教育厅会计室主任。提升之迅速,让大家目瞪口呆,也感动得父亲涕泪双流,大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王厅长也”。

从此父亲成了王厅长的铁杆部下,鞍前马后,不屑余力效忠王厅长,效忠国民政府。当然每月从绸长衫里掏出的大把钞票,也彻底改变了家庭境况。辛劳半生的祖母改变了生活方式,逐渐将伤痕累累的双手,从绣花抬移到了麻将桌。几年后大姑找到如意郎君,和夫婿一块离开省城,去姑爷就职的地方过起了少奶奶的生活。

在大姑的婚筵上,月下老人也给二姑拴上一根红线,新姑爷的弟弟看中了二姑,有意造成民间所谓“一担挑”的姻缘。他弟弟在湖北一间公司任职,每月能挣几十块响当当的银元,长得一表人材,与二姑颇为匹配。

既然已经有一桩婚姻存在,双方的家世背景,肯定也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再进行调查,弟弟便向哥哥表露了心意。当大姑把辗转得来的信息悄悄向妹妹传达,二姑低着头没有表态,只是羞得满脸绯红,不断与掌中的手帕纠缠不休。她见过新姑爷的弟弟,知道是个有为的青年,模样儿也不错,当大姑一再询问时便点了点头。

那时候的婚姻都讲究媒妁之言,就在男方准备委托媒人上门提亲时,我家又遭了灾祸。老祖母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这病来得非常奇怪,开始只觉得四肢无力不思饮食,腹部有些胀痛。老人家先还不以为然,只是随意吃了几副中药。

但没过多久,病情越来越严重,人也明显消瘦,腹部却一天天隆起而且越胀越大,很快成了十月怀胎的孕妇。四寸金莲支撑